

國學小叢書

陽

622766

明

學

賈豐臻著

書叢小學國

陽

著者 賈豐臻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明

632766

學

● 55974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叢書
陽明學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賈 豐 臻

編輯主幹 王 雲 五

發行兼印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By

CHAI FUNG CHEN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Nov., 1930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陽明學講話（代序）

人皆說陽明學，是陽明所獨創；而不知他的『心即理』說，是繼承象山的；他的『良知』說，是繼承孟子的；他的『性』說，是繼承子思子的；他的『格物致知』說，是繼承曾子的；他的『仁』說，是繼承孔子的；他何嘗獨創？

人皆說陽明是推崇象山而蔑視晦庵，而不知陽明非但不蔑視晦庵，且推崇晦庵。看了他的陸異同說，就能知道。

人皆說陽明學是接近禪學的，而不知陽明學非但不接近禪學，且常常要糾正禪學。看了他的『關老佛』說，就能知道。

因此而研究陽明學的，不可不研究佛學和陸學、朱學，以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是最低的限度。

我國近百年來，朱學派和王學派的暗潮，已逐漸消滅；這並不是好現象，實因研究二人學問的

人數減少之故。日本則至今未曾減少，因明治維新大功告成，和王學很有關係。我在日本哲學館大學的時候，確看見朱學派人詆毀王學派，王學派的詆毀朱學派，想起吾國乾嘉以前，亦不過如此。這是何苦呢！

日本遠藤隆吉博士，是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他曾說道：『朱學王學，可拿乘電車的來比較，研究朱學的，猶之乘電車者，須待電車停穩後，方徐徐下車，雖目的地已過，亦願意步行縮回去。研究王學的，猶之乘電車者，一見目的地已到，即跳下車去，偶一不慎，必至受傷或喪命。』這話確有道理。我因此想到馬伏波戒兄子的話：『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以前朱學王學的分子，確有這種情形。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原來是一致的，故濂、洛、關、閩諸儒，大都是做過官，面過君，死後受過諡的。而陽明的治功尤大，討宸濠，平寇盜，一洗儒生專尙空言之恥。所以學問家，就是政治家，也就是軍事家。孟子說得好：『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陽明殆當之而無愧。除掉清朝崇奉朱學的曾滌生，也會討平太平天國，堪與伯仲外，要想再找這樣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的人物，實在不容易的。

陽明學目錄

第一章	陽明略傳	一
第二章	學說	七
第三章	哲學的思想	九
第一節	心卽理說	九
第二節	知行合一說	一五
第三節	致良知說	二一
第四節	仁說	三三
第五節	性說	三六
第四章	修爲論	四一
第一節	誠意說	四一

第二節 格物致知說……………四三

第三節 克己說……………五四

第四節 立志說……………五七

第五節 存天理去人欲說……………六一

第五章 雜篇……………六七

第一節 親民說……………六七

第二節 訓蒙說……………六八

第三節 四句教……………七二

第四節 朱陸異同說……………七七

第五節 關老佛說……………八八

第六章 王學諸子……………九三

陽明學

第一章 陽明略傳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他爲陽明先生。父名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官做到南京吏部尙書。母鄭氏，孕十四月生守仁。祖母岑夫人，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尙不能言，有異僧拍撫其身，改名守仁，始能言。十一歲時，隨父遊金山，父與客同賦詩，守仁在旁題道：『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見詩大驚，令賦蔽月山房，守仁隨口答道：『山近月圓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父見詩，頗憂其不壽。自少寓京師，性豪邁不羈。十五歲時，訪客居庸山海關，縱觀塞外山川形勝，慨然有志於經略四方。十七歲，娶夫人諸氏。二十歲，舉鄉試，好言兵，且善射。二十八歲，舉進士，時西北方急，守仁上邊務八事，授刑部主事，後改補兵部主事。武宗初，劉瑾用事，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銳等二十餘人，守

仁年三十五，抗疏救銳，瑾怒，廷杖四十，死而復生，謫貴州龍場驛丞。正德二年夏，赴謫所，途宿野廟，不知爲虎穴，夜半虎環牆而嘯，未入，明日僧來，見其熟睡，驚爲偉人，遂迎入寺。守仁題壁道：『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明年至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歎道：『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著五經臆說。三十八歲，爲提學副使，席元山說『知行合一』旨。明年劉瑾誅，調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吏部考功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就遷鴻臚寺正卿，兵部尙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是時漳南橫水、桶岡、大帽、剝頭盜賊蜂起，守仁在戎馬中，不廢講學，未幾賊平，進右副都御史，世襲錦衣衛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守仁起兵討平，以功封新建伯，陞南京兵部尙書。五十六歲，奉命征思田，思田平，道中得病，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時在嘉靖七年十一月。他的著作，有詩文集，五經臆說，古本大學旁釋，朱子晚年定論和門人所記傳習錄等。陽明有一好友湛甘泉爲他作墓誌，說道：『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陽明天姿聰明，在十七歲

的時候，見上饒婁諒同他論朱晦庵的格物大旨，還家終日靜坐，講讀五經，不輕言笑；後遊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備歷艱苦，因見聖人大道，吾性自足，不當專求事物的理；於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教人。說道：『宋周程二學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很佩服他，稱爲陽明學。再將年譜所載的爲他證明。

年譜記道：『弘治元年，先生十七歲，親迎夫人諸氏，合卺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

年譜又記道：『弘治二年，先生謁婁一齋談，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年譜又記道：『弘治五年，先生二十一歲，訪龍山公於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宦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詞章之學。』

年譜又記道：『弘治十一年，先生二十七歲，談養生。先生自念詞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未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浹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年譜又記道：『弘治十五年，先生三十一歲，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命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悟曰：「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

弘治十八年，先生三十四歲，與湛若水定交。年譜記道：『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昌

明聖學爲事。』

正德九年，先生四十三歲，門人蕭惠好儒釋，曾警告道：『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

又明儒學案說道：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

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

吾們一面要知道人家稱許他的話；一面又要知道人家反對他的話；陽明死後，桂萼等曾譏誚他；說道：

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牽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又明史傳贊說道：

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剋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陽明與友人及門人所講的話，以『心卽理』『知行合』『致良知』爲最多；研究王學者不可不知。

第二章 學說

陽明學說，大都說他直接象山；象山的學問，當時學者不甚注意，獨陽明對他特別推崇；曾與門人比論象山和晦庵的學問，說道：

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以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辨論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砧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庵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

象山的學問，簡易直截，以明心爲主眼，所以人家往往說他和禪相同；陽明大抱不平，於刻象山文集特作一序，明辨陸學和禪的不同，對於世人隨聲附和，深爲感慨。說道：

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氏（周、程），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

陸氏之學，孟子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迷詆以禪。

王陽明年譜又載道：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溪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但是陽明的學說，不能說他全屬於象山；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程伊川發其端；陽明答王虎谷書，說道：

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復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

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和程伊川全相同；陽明以唯心爲學問第一義，和象山全相同；象山『心即理』的觀念，爲『知行合一』說的基礎；故陽明以陸象山爲正學的系統。

第三章 哲學的思想

第一節 心即理說

大禹謨說得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講心學的鼻祖。仲尼祖述堯舜，就以心學爲基礎。他以仁爲一貫的大道，故和門弟子論仁，如『克己復禮』，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都和心學有關係。而曾子說孔子一貫之道，就是忠恕；如果照忠恕二字字義講，孔子是明明講心學。孟子講心學，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勿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勿思耳矣。』孟子說最是簡易直截，故陽明稱贊象山，并稱贊孟子。象山和晦庵不同處，就是象山講心學，晦庵不講心學。故陸則爲尊德性；朱則爲道問學；不過象山的學說，不及晦庵的流傳得廣，自宋至

明始有陽明繼承他的學說；故欲研究陽明『心即理』說；當先研究象山所說的是怎樣。

象山年少的時候，已悟到宇宙二字的真義；說道：『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說道：『宇宙即是吾心；心吾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後來象山講學，就是推闡這種意義，故說『心即理』也。這就是象山學說的根本。茲述象山『心即理』說，以便參考。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象山所說的此，就是指心。他又說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是眼前道理。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泯焉者也。